

# 敵人不是資產階級

● 費里德曼 (Edward Friedman)

《活着》、《藍風箏》這些電影中描述的文化大革命，是一場莫名其妙的悲劇，它摧毀家庭，斷喪人倫，人人都是受害者，誠信蕩然無存，幫派蜂起，罪惡叢生，理想失卻了意義。這還不能暴露文革的全部真相。對中國人來說，這場運動是不折不扣的災難。

在1990年代，中國人發覺能夠輕鬆自在的過活，不再受政治窒息是很重要的，他們相信放下沉重和無休止的政治壓力才是正常、自然和人道的生活。他們明白，不管輕鬆自在的生活有多重要，但生命不只是這樣。這甚至不是事實。藍風箏仍然掛在樹上，未能自由翱翔。

自古以來，中國人就學會了一種智慧，抑壓着滿腔怨恨，惟恐怨毒的情緒釋放出來，會擾亂他們渴望未來平靜的日子。然而，這時候也許光有智慧還不足夠，事實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
關於毛澤東時代的那段痛苦和不

便告人的事實是，受害者同時是幹下罪行的兇手。多少雙手沾滿鮮血，有誰敢回憶？人民膜拜毛澤東，能看到偉大領袖一眼就是幸福。數以百萬人顫抖着、義無反顧地參加毛澤東的聖戰，為了打倒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」不擇手段。誰不痛恨他們？誰不想鏟除他們？受虐者同時亦是施暴者。誰有勇氣記起？智慧教人「忘記」。誰會去追溯痛苦的回憶？

這種選擇性記憶其實是人之常情。說說我和麥斯舅舅。就在1944年6月6日，盟軍把歐洲從希特勒手中解放之前，麥斯舅舅身穿一套筆挺的美軍制服，英氣勃勃的來到我在美國的家。他早前從我母親在柏林的娘家逃出來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逃脫倖存。麥斯舅舅成功逃離納粹後加入美軍。但很不幸，他在所屬部隊渡過易北河後不久，就戰死沙場。他成為我心中的英雄。

幾十年後，當我提起烈士麥斯舅舅時，我最年長的姨母一臉詫異地瞪

着我，很不客氣地吼道：「麥斯？他是個白痴。你知不知道他投票給希特勒？」我不知道。沒有人告訴過我。家族中有成員支持納粹，那怕是很短時間，僅僅是想到這一點已叫人太難受了，實在是難以想像。

中國文化（我的文化和或許其他大多數文化也一樣）裏的智慧，教導我們不要以此類壞消息來徒增困擾。令人不安的真相會破壞家庭和諧，而和諧對我們更加重要。1964至1966年間，當我在台灣作研究生時，發現我的台灣本省朋友，都聽過親人訴說1947年2月28日來自大陸的國民黨軍隊屠殺台灣人的事件，每一個殘忍的細節都不遺漏。相反，外省人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他們的子女。外省青年不知道他們的社群曾幹下暴行，他們只知道自己是受害者，被日本人侵略、被共產黨和美國人出賣，所以來到台灣。就這樣，一個互諒互讓、包容性更強的社群就無從建立。因為在他們眼中，其他人不過是妖孽，大家都堅稱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

我也一樣，並無分別。二十世紀初，我的祖父母從波蘭和沙皇治下的俄國邊區逃到美國，在艾利斯島為他們辦理入境的美國官員，專門欺負新移民，他們搞不懂祖父的姓氏欽米林斯基（Chimilinski），因此那傲慢的小官僚轉而問我祖母的本姓。她說：「費里德曼（Friedman）」。就這樣，我就變成姓費里德曼。美國專橫跋扈的種族主義者剝奪了我的本姓，文化沙文主義者不尊重我的家族，剝奪了我的傳統，我也是受害者。直至幾十年後，我向姑母提起這件事，她糾正我，艾利斯島的故事是虛構的。她笑起來，回憶祖國的情境，原來我祖父是穿梭

俄國和波蘭邊界的走私客。為了瞞過警察耳目，他放棄本姓，改用妻子的姓氏。事敗後就逃到美國。

真相令我很難過。家人在我少不更事的時候對我撒謊，這是好事嗎？人們都需要英雄和惡蛋。我們需要正邪對抗的故事。當我們推翻或否定正邪對抗的道德兩極分法，是否就意味我們喪失道德堅持？或者這種簡略的兩極分法根本就不妥當？不道德地謊稱自己完全是受害者，從沒有傷害別人，會否導致大家無法超越這場獨特的人類創痛？兩極道德觀會否蒙蔽我們，令我們學不懂把風箏從樹上解開，讓它能有真正自由高飛的一天？

紅衛兵投身文革，曾折磨、傷害數以十萬計的無辜者；但有誰記得，文革對他們來說是多麼自由？那種生活充滿刺激：年青人擺脫羈絆，不受家庭學校約束，離家輟學，坐火車到全國各地串連。為毛澤東的革命服務換得的獎勵是自由自在地漫遊各地。

這些漫遊者不知道他們的自由其實是種桎梏。他們淪為殘酷信仰的奴隸，成為睚眦必報的神化人物——毛澤東——的工具。這位獨一無二的領袖被人民膜拜。人民爭相證明自己值得毛澤東賞識的方式是扮演劊子手，凌虐別人。大群民眾麇集喝采，煽動他人無情攻擊孤立無援的替罪羔羊。人性滅絕，一至於斯。要說真相的話，說大家都是劊子手比說大家都是受害者更接近事實。

謊話比真相更讓人好過點。說出真相會被人們指責痛罵。為甚麼要破壞社會和諧？即使少數人做錯了，也理應寬恕他們。他們是被國家權力層峰那些看不見的勢力所操縱挑撥。中

國人不會欺壓同胞，對嗎？人民是善良的，不是嗎？麥斯舅舅從來沒有投票給希特勒。祖父不是走私客。哪一個人不是受害者？

事實上，中國的年青人早就等得不耐煩了，待毛澤東振臂一呼便興高采烈地投身文革扮演重要角色，證明自己比虛偽的長輩更優勝。這個機會他們已等了很久。文革初起，他們比毛澤東更信奉毛主義。

在中國，生命和苦難有實在意義。毛澤東賦予生命意義。他為中國年青人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機會：保證至少在地球上這個特別的地方——中國，前人的犧牲不會白費。偉大領袖帶領人民戰勝邪惡，愛國者要消滅那些背棄中國正宗社會主義的叛徒。姑息這些人，就是放任法西斯主義捲土重來。若不是站在毛澤東一方，就等於站在希特勒的舊秩序一方。

1966年組織起來的紅衛兵，他們以暴力對待無辜受害者，並非身不由己。憤怒的年青人認為就是這些人背叛了革命的初衷。他們不知道自己已成為劊子手。他們比毛澤東更擁護毛澤東思想，猶如比教宗更敬愛上帝的教徒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狂熱份子。他們相信毛澤東解放他們，讓他們去幹他們期待已久的事情。他們殘酷無情，因為他們明白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」。他們所知道的革命是種暴力行動，一個階級消滅另一階級。中國人為了消滅資產階級，拋頭顱、灑熱血。降魔伏妖是善行。他們不知道其實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被視作萬惡的資產階級。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進行一場全民自相殘殺的戰爭。現在，所有人都是受害者，他們仍然不知道。他們什麼時候才學懂？

慘無人道的事件和淨化批評並不是中國文化或歷史所特有的。毛澤東製造出來的怪物與中國人的特質無關。從柬埔寨到秘魯的毛主義者手段之兇殘，猶有過之，但這些國家並沒有古老的中國文化。充斥文革的邪惡，是全人類對於商業革命和早期工業化帶來的苦況的反應。世界各地的理想主義者都反對這種苦難。從經濟加速增長並摧毀工業化以前的社會開始，歐洲各地，包括二百年前日內瓦的盧梭、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俱樂部成員，還有德國的馬克思，都分別從道德層面批判這種苦難，渴望懷念單純簡樸時代。世界各地人民都被捲入急劇變化的工業化潮流而迷惑愈深。

不過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文革發生在中國，是毛澤東和其他中國人炮製出來的事件。信奉毛主義的狂熱青年具有共同理想，他們的政治主張是反對商業掛帥的愛國精神，並渴望實現夢想中的黃金年代，世界各地因突然進步而面對相同苦況的人，無不對這種理想產生共鳴。這種苦難的根源是世界性的，也有中國的獨特因素。所有事實既是特有的，也是共通的。不獨在中國，地球各地的人都以為只要反對資產階級就能解決問題，事實上卻只會令問題惡化。如果財富不能增加，生活就無法改善。這需要靠新的科學、技術、進取精神和着眼於市場的行為。人們厭惡無從掌握的經濟轉變，對推動這種進步的人大加鞭撻。他們唾罵資產階級。但敵人並不是資產階級。

誰是資產階級？毛主義者或盧梭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是人類大敵，他們眼中的資產階級是那些聰明絕頂、

知識過人的人。盧梭對科學實驗深惡痛絕，毛澤東則把知識份子貶到第九層地獄。盧梭和毛澤東都把新的物質享受貶斥為邪惡的奢侈玩意，怪罪發明它、生產它和輸入它的資產階級，視他們為污染者。「他們」是遠走他方的商販、旅客和投資者。異化的資產階級似乎都是來自大城市，來自新興的商易行業，接觸過新奇和異化、強大和莫測的事物。看看他們的打扮、遣詞用字、誇耀的事物，是他們危害到美好和歷經時間考驗的生活方式。

我認識這些善良純潔的人。他們是我的學生。他們痛恨美國陶氏化工公司 (Dow Chemical Company)，因為這家公司製造凝固汽油彈，供應美軍在東南亞戰場殺害亞洲人。這些善良純潔的美國青年就像文革中善良純潔的中國青年，他們為了肅清萬惡的資產階級，不計自己的前途，甚至不惜犧牲性命。他們把毛澤東的文革看成是一種啟示。它意味着只要我們能剷除強權、官僚和層級，生命就會變得更純樸、更美好和更民主。這些滿懷理想的美國青年看到的新生的、進步的資產階級世界，遠遠不如盧梭那愉快的自然國度，或馬克思憧憬的原始共產主義。因此，許多這些善良純潔的青年選擇揚棄資產階級的進步，轉而渴望創造模範社群，在那裏人們共同分享、互相關懷，不沉醉於物質的進步。

美德失落，異化的禍害降臨，這是誰的過錯？不是我們，我們是無辜的。我們是有道德的。是他們，那些禍患——資產階級。在歐洲，他們是猶太人；在越南，是華人；在烏干達，是印度人；在中國，是所有人。

其實，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是資產階級。資產階級是推動進步的動力，資產階級帶來更健康長壽的生命和更大的物質財富、享受和樂趣。然而這麼多人拒斥資本家、仇視市場、唾棄金錢、詛咒新鮮和外來事物。歐洲的猶太人、中國的資產階級、越南的華人其實代表了我們更美滿的明天。我們全都是猶太人、都是華人、都是資產階級。麥斯舅舅和我祖父並不因為投票給希特勒或當走私客就十惡不赦。

反而，如果我們想生活在和平、互相尊重的環境中，克服轉變造成的創痛，我們就應該接納資產階級。世界上有些煽動家會利用對進步的焦慮，挑撥我們把過失推諉到善良無辜的人身上，說他們是萬惡的資產階級。如果我們不想被利用，活在這日益狹小的星球的所有人，就必須都是資產階級。可是，今天信奉毛主義的人，仍然被盧梭的魅惑迷惑着。

我們究竟能不能學懂？我們是否會一直堅稱自己是受害者？那麼，誰是禍患？為甚麼大家不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資產階級？因此，我們應該成為資產階級並擁抱未來。敵人不是資產階級。

林立偉 譯

費里德曼 (Edward Friedman)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政治科學系教授。